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美] 奥尔科特 著 王人敏 译

Little Women 

小妇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美] 奥尔科特 著 王人敏 译

Little Women 

妇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妇人/(美)奥尔科特(Alcott, L. M.)著;王人敏

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美国. 1/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3-0

I. 小… II. ①奥…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2331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小妇人

作 者 (美)奥尔科特

译 者 王人敏

责任编辑 陈 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3-0/I·1885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朝圣	1
第二章	圣诞快乐	9
第三章	劳伦斯家的男孩	17
第四章	负担	25
第五章	好邻居	34
第六章	贝思发现美丽宫	42
第七章	耻辱的艾美谷	48
第八章	乔遇到恶魔	53
第九章	梅格涉足名利场	61
第十章	PC 和邮箱	73
第十一章	经验	82
第十二章	劳伦斯营地	90
第十三章	空中城堡	105
第十四章	秘密	111
第十五章	电报	118
第十六章	书信	124
第十七章	小忠实	130
第十八章	黑暗的日子	135
第十九章	艾美的遗嘱	141
第二十章	密谈	147
第二十一章	劳里恶作剧,乔来讲和	151
第二十二章	令人心旷神怡的草地	160
第二十三章	马奇大婶解决问题	165

第二部

第二十四章	闲聊	173
第二十五章	首次婚礼	181
第二十六章	艺术尝试	185
第二十七章	文学课程	192
第二十八章	家务经验	197
第二十九章	出访	206
第三十章	后果	214
第三十一章	海外来音	222
第三十二章	琐事烦扰	230
第三十三章	乔的日记	238
第三十四章	一个朋友	247
第三十五章	伤心	257
第三十六章	贝思的秘密	264
第三十七章	新印象	268
第三十八章	架子上面	276
第三十九章	懒惰的劳里	284
第四十章	天国之路	293
第四十一章	试图忘却	298
第四十二章	孤独	305
第四十三章	惊喜	310
第四十四章	我的主人和太太	321
第四十五章	黛西和德米	324
第四十六章	在雨伞下	328
第四十七章	收获时节	339

第一部

第一章 朝 圣

“没有礼物的圣诞节根本就算不上是圣诞节。”乔躺在小地毯上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没有钱简直太可怕了！”梅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垂下头看着身上可怜的破衣裳。

“一部分女孩子拥有许多好东西，另一部分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对她们来说一点都不公平。”小艾美用鼻子无奈地轻轻哼了一声。

“然而我们有父母和姐妹，”坐在房间角落里的贝思提出异议。

这句给人鼓舞的话令炉火映照下的四张小脸开朗起来。“我们的父亲不在我们身边，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乔悲伤地说。尽管她没说“或许永远不会”，然而每个人心中都将这句话暗暗地说了一遍，随之想起的还有远在战地的父亲。

大家一时无话可说。停了一分钟后梅格变了个口气说：“你们知道妈妈为什么主张今年圣诞节没有任何礼物吗？因为一个严酷的冬天即将来临，然而我们的男人在军队里那样吃苦，我们不该为能花钱而快乐。尽管我们出不了什么大力气，却能够在这方面做出点儿小小的牺牲，而且应做得毫无怨言。但是我可做不到。”梅格摇了摇头。想到那些梦寐以求的非常好看的礼物，她的心里感到十分遗憾。

“我认为我们不花掉的那一丁点儿钱也不会帮上什么忙。我们每人只有一块钱，献给军队也帮不了多大忙。我们不要期待从母亲那儿得到礼物，可我多想买本《水中女神》呵，那本书我想了它好长时间了，”乔说。她是个非常爱看书的人。

“我本来是想用我那一块钱买些新乐谱，”贝思悲哀地叹了一口气说，声音轻得谁也没有听到她在嘟哝什么，当然除了离她很近的炉刷与水壶架。

“我想买一盒非常漂亮的费伯氏画图铅笔。我确实非常需要它们，”艾美干脆固执地说。

“妈妈没建议我们把这钱该花在什么地方，要是眼见我们放弃了一切，她会高兴不起来的。我们还不如买点儿各自需要的东西也许会稍为有些乐趣。我敢说为挣这些钱，我们付出了不少的辛苦！”乔高声说道，犹如绅士般地察看着自己的鞋跟。

“这我知道——几乎整天都得教那些令人讨厌的孩子，如今多想在家里舒服一下呵！”梅格又开始用那种抱怨的口吻悲哀地说道。

“你又怎么能比得上我吃的苦多呢？”乔说，“想想长久与一个神经质的无事生非的老太太关在一块儿，被她差来差去，弄得团团转，然而她却永远不觉得称心，让你烦得真想立即从这个世上消失亦或是干脆痛哭一场，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心烦意乱并不太好，但我确实觉得洗碟子与收拾东西是全世界最令人讨厌的事情。这使我脾气暴躁不说，而且双手也变得僵硬来，连琴也没法弹了。”贝思看看自己粗糙的双手深深地叹口气，这次人人都听到了她的叹息声。

“我不信你们谁比我吃的苦更多，”艾美大声道，“因为你们都不必去读书。那些女孩子高傲自大，倘若你做不出功课，她们就为难你并且使你下不了台，她们讥笑你的衣着；爸爸假如不是个富翁要被她们贴标签，鼻子生得不好看也得被她们羞辱。”

“你的意思是说‘羞辱’吗？别讲成‘标价’，就仿佛爸爸是个泡菜瓶子似的，”乔边笑边提出警告。

“我清楚我在说什么，你不必对此‘冷嘲热讽’，是应该用好字眼儿，这有助于改进‘词汇’，”艾美振振有词地反击。

“不要再斗嘴了，孩子们。乔，难道你不盼望我们获得爸爸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失掉的钱吗？哦，倘若我们没有烦恼，那我们该多快活幸福呀！”梅格说。她对过去的好时光还记忆犹新。

“然而前几天你说我们比起金家的那些孩子来要幸福多了，因为他们即使很富有，却从早到晚总是打架，不停地烦恼。”

“我曾经是说过这些话，贝思，哦，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因为，尽管我们不得不干活，可我们也会自得其乐，况且，就像乔说的，大家在一起非常快活。”

“乔就喜欢用这样粗俗的字眼儿！”艾美反击道，用一种责备的眼神看着躺在地毯上的那个修长的身影。

乔马上坐起身来，吹起了口哨，同时把两手插进了兜里。

“不要这样，乔，只有男孩子才吹口哨。”

“因此我才吹口哨。”

“我厌恶既粗鲁又没有淑女风范的不懂礼貌的女孩子！”

“我厌恶过份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黄毛丫头！”

“‘小巢中的鸟儿全部赞成，’”和事佬贝思唱起歌儿，脸上的神情非常滑稽有趣。刚说完刻薄话的两个人微微一笑，“斗嘴”便这样结束了。

“我说孩子们，你们两个都有不对的地方，”梅格开始以姐姐的架势训人，“约瑟芬，你也不小了，需要丢掉男孩子的把戏，应该规矩一些。你还是小姑娘时这还没有什么关系，可如今你已经长大了，而且卷起了头发，就应该记着自己是位年轻的小姐。”

“我可不希望！如果卷起头发就变成小姐的话，那我就扎两条辫子，直到二十岁，”

乔喊叫起来。她拉扯掉发网，披散一头栗色的长发。“我讨厌我长大，必须做马奇小姐。我讨厌穿长礼服，讨厌故作正经、拘谨的美丽小姐。我喜爱男孩子玩的把戏、男孩子的工作以及男孩子的派头，但我却偏偏是个女孩子，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倒霉透了。不能当男孩真让我忍不住地失望，但如今比从前任何时候失望得都要厉害，因为我就是想跟爸爸一块儿去战斗，可结果只能呆坐在家里做女工，就像死气沉沉的老太太！”

乔使劲抖动蓝色的军袜，把里头的针弄得像响板那样嗒嗒作响，使得线团也直滚过房间。

“让人可怜的乔！真是太糟了，然而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你不得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像男孩子的，装作我们姐妹的哥哥，寻求安慰。”贝思边说边用温柔的双手，轻轻抚摩靠在她膝盖边那个乱蓬蓬的脑袋。

“对于你，艾美，”梅格继续说，“你总是过于讲究，过于古板。你现在的样子看上去非常有趣，但假如一不留意，长大便会成为一个装模作样的小呆鹅。要想不装斯文，你的言谈举止还算比较优雅，但是你那些可笑的话与乔的傻话却是同样的糟糕。”

“如果说乔是个假小子，那艾美就是个小笨鹅。那么请问，我又是些什么呢？”贝思问道，做好挨训的准备。

“你就是乖孩子，仅此而已，”梅格热情地答道。这话没有人反驳，因为这位“小胆鼠”备受全家人的宠爱。

因为年轻的读者们想知道“人物的相貌怎样”，我们愿意此刻把黄昏的余晖下坐着编织的四位姐妹概略描述一下。此时雪在屋外轻轻飘落，室内的炉火快乐地噼啪欢响。虽然这间旧屋子里铺着已褪了色的地毯，家具也很平常，但却显得非常舒服：因为墙上挂着一两幅非常好看的图画，壁凹内放满了课本，窗台上满是盛开的菊花与圣诞花，因此到处弥漫着一片宁静与温馨的家庭气氛。

大姐玛格丽特，今年十六岁，出落得非常漂亮。她体态丰盈，皮肤白皙，大大的双眼，甜蜜的嘴巴，一头棕色秀发非常柔软，白嫩的双手，这使她洋洋自得。十五岁的乔身材又瘦又高，皮肤黑亮，见了会让人想起一匹小公马，因为她瘦长的四肢十分碍事，她好像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嘴巴坚定，鼻子美丽，灰色的眼睛犀利有神，似乎能洞察一切，眼神时而严肃，时而风趣，时而又若有所思。浓密的长发令她显得十分漂亮，可为了不碍事长发时常被她束在发网里。她双肩圆润，手大脚大，穿着非常宽松的衣服，正快速成为一名成熟的女性，心中非常不高兴，所以脸上时常流露出这个生理阶段的女孩所独有的几分不安的神情。伊丽莎白，都叫她贝思，十三岁，玫瑰色脸庞、秀发润泽、两眼晶亮。她举止腼腆，讲话声音怯生生的，神情安详且深远，被父亲叫作“小平静”，此名对她来说真是太合适了，因为她好像独自生活在自己的快乐天地中，只敢跑出来见几个信任并喜爱的人。虽然艾美年龄最小，却是个最了不起的人物。至少她自己觉得是这样。她生得白净端庄，肌肤晶莹，一双湛蓝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卷曲披在肩上，言谈举止就像一位非常注重自己风度的年轻淑女。四姐妹的性格怎样，我们

后面的故事中再慢慢地说吧。

当钟敲响了下六以后，贝思已经把壁炉周围扫干净了，把一双拖鞋放到旁边烘干。看见这双旧鞋子，姑娘们想到妈妈快要回来了，心情高兴起来，做迎接妈妈的准备。梅格停止了教训，点上了灯。艾美自己主动让出了安乐椅。乔则坐起来把鞋子向炉火挪近些，一时忘记了自己是多么的疲劳。

“这双鞋真是太破旧了，妈妈应该换双新的。”

“我打算花自己的钱给她买双新的，”贝思说。

“不，让我去买！”艾美嚷道。

“我年纪最大，”梅格刚开口，乔就坚决地把她们的话打断了。“爸爸此时不在我们身边，我自然就是家里的男子汉了；鞋子应该由我来提供。因为爸爸叮嘱说我，他不在我们身边时让我好好关心妈妈。”

“依我说这件事应该这么办，”贝思说，“我们各自给妈妈买一点圣诞礼物，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要买了。”

“这才像你！好孩子，我们应该送点什么东西好呢？”乔大声嚷道。

每个人都仔细想了一会儿，接着，梅格好像从自己那美丽的双手获得了启示，宣称：“我要送给妈妈一副漂亮的手套。”

“我想最好是送一双军鞋，”乔大声嚷道。

“我要送些月牙边的小手帕，”贝思说。

“我将要送古龙香水，就一小瓶。因为妈妈喜欢，况且又不是很贵，我还能够省点儿钱买自己用的铅笔，”艾美继续说。

“我们的礼物怎样送呢？”梅格问。

“把礼物全部放在桌上，再请妈妈进来，让她在我们面前亲自拆开包装。你们还记得我们是怎样过生日的吗？”乔有点得意的说。

“每次当我坐在那张安乐椅上，头顶花冠，看着大家一个个上前送上礼物、再加上一个吻时，心里总是非常紧张。我喜爱你们的礼物与亲吻，但要当你们坐着看我把礼物拆开时，我心里就害怕的直发抖，”贝思说，边烤面包，边取暖。

“千万不要告诉妈妈，让她觉得我们是为自己买东西，给她一个出其不意。明天下午我们就必须去办货，梅格，圣诞夜的那出戏还有好多事情要准备呐。”乔说话的时候两手放在背后，仰着头，踱着步走来走去。

“演完这次，以后我就不准备再演出了。我年龄大，应该退出了，再也不玩这些东西了。”对“化装游戏”童心未泯的梅格说。

“你不会停止演出的，我知道，只要你能够披下头发，带着金纸做的首饰，身披白长袍慢慢悠悠行走，你是绝不会停止的。因为你是我们看到的最棒的演员，要是你脱离舞台，那么什么都完了，”乔说，“今晚我们应该练习一下。来，艾美，试演一下昏过去的那一幕，你演这幕时僵硬得犹如一根拨火棍。”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从来没见过人家昏倒，我也不愿意像你一样直挺挺地摔在地上，弄得自己鼻青脸肿的。如果我能慢慢地倒在地上，我就倒下，要不然，还不如姿势优美的倒在椅子上。就算雨果真的带着手枪来袭击我也是这句话，”艾美答道。她演戏的才能并不高，被选派这一角色只不过是因她身材小，被戏中的歹徒扛走时所发出的尖叫声由她表演更让人可信。

“这么一来，两手这样交叉，摇晃跌撞着走过房间，发疯似地叫喊：‘罗德里格！快来救救我！快来救救我！’”乔给她做演示，夸张地尖叫一声，真有点惊心动魄。

艾美接着摹仿，然而她伸出的双手却非常僵硬，身体不停地摆动，就像被机器拉扯着一般，发出的尖叫声和实际情形毫不相干。她那一声“啊”不像是出于恐惧与极度痛苦，倒像是针刺着了。乔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梅格却干脆放声大笑，贝思看得全神贯注，面包也被她烤焦了。“无药可救了！演出时只有尽力而为啦，如果观众哄笑你，千万不要怪我。再演一次，梅格。”

后来的演出就比较顺利了。唐·佩德罗一刻不间断地读下两页向全世界挑战的宣言；女巫黑格把整整一锅蛤蟆放在锅里煮，装神弄鬼地给它们念一道有神秘魔力的可怕咒语；罗德里格力拔山河地把他的锁链挣得粉碎；雨果高呼着“哈哈”在悔恨与砒霜的折磨下痛苦死去。

“这是我们至今演得最好的一次。”当“死去”的歹徒站起来揉着双肘时，梅格说。

“乔，你是怎样写出这么好的剧本，而且演得这么出色，简直让我无法相信！你真可谓是莎士比亚的化身！”贝思感叹道。她坚信姐妹们都有惊人的天才，什么事都能做。

“没那么夸张吧，”乔谦虚地答道，“《女巫的咒语，一个歌剧式的悲剧》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演《麦克白》，假如我们能给班柯一扇设置的活板门。我一直想演杀人的那场戏。‘我面前见到的是一把匕首吗？’”乔轻声咕哝，如同她所看过的一个出名的悲剧演员般，滚动着眼珠，两手向空中抓着。

“不对，这是烤面包用的叉子，你放在上面的不是面包，而是妈妈的拖鞋。贝思想得着迷了！”梅格喊起来。众姐妹开怀大笑，排练也随着这快乐的笑声结束了。

“看见你们这么快乐我非常高兴，我的孩子们。”从门口传来一个愉快的声音，这些演员与观众都回过头来，迎接一位高高的个儿、非常慈爱的夫人。她神情和蔼、让人高兴。她的穿着并不讲究，但仪态端庄。姐妹们都认为，这位穿着灰色外套，头戴一顶并不时髦的软帽的女士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出色的母亲。

“孩子们，今天过得还算开心吗？我做的事非常多，要准备好明天就得送出的盒子，没能回家吃午饭。没有人来过吧，贝思？你的伤风好点儿没有，梅格？乔，你看上去你非常累，来吻我吧，孩子们。”

马奇太太一面带着慈母情一一询问，一面脱去湿衣物，穿上温暖的拖鞋，坐到安乐椅里，把艾美拉到怀中，准备享受忙碌的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姑娘们忙来忙去行动起来，各显身手，想法把一切都布置得好好的。梅格整理好茶桌。乔弄来木柴并整理椅

子，却把柴碰落一地，把椅子撞翻了，弄得砰砰直响。贝思在客厅与厨房之间匆匆往返穿梭，忙碌且斯文。而艾美则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向大家发号施令。

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下的时候，马奇太太说：“吃过晚饭，我有好东西送给你们。”她的脸上显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愉悦。

姐妹们脸上马上现出一丝阳光般明朗的笑容。贝思也不顾手里拿着饼干，拍起手来。乔把餐巾向上面一抛，大声喊道：“信！信！为爸爸欢呼！”

“没错，一封让人高兴的长信。他身体健康，冬季也不像我们想得那样苦，我们不必为他担心。他希望我们圣诞过得快乐，万事如意，并充满热爱的问候你们这些女孩子们，”马奇太太边说边用手拍拍口袋，好像里面装着珍宝一般。

“赶快吃饭！别停下来扭动你的小手指边吃边对着盘子痴笑，艾美，”乔大声喊道，她因为等不急地要知道信的内容，被茶呛了一口，涂了黄油的面包也从旁边落到了地毯上。

贝思没有再吃，她默默走到幽黯的房角坐下，沉思着那快要来临的快乐，直到大家都准备好。

“爸爸的年龄已经大了，身体也不再适合当兵，我觉得他能去当随军牧师非常了不起，”梅格非常热切地说。

“我也想去做个鼓手，或者做个——什么来着？或者是去当个护士，这么一来我就能够在他身边帮助他，”乔大声说道，一边叹了一口气。

“在帐篷中睡，吃各式各样倒胃口的食物，用大锡杯喝水，这肯定非常难受，”艾美伤心地叹道。

“他什么时候回家，妈妈？”贝思声音微微发颤地问道。

“得需要再过几个月，宝贝，除非他生了重病。他会尽可能长地待在部队里，为部队尽忠职守。我们也不要请求他提前一分钟回家。现在听我来读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吧！”

大家都向火炉靠近，妈妈坐在安乐椅中，贝思在她脚边坐下，梅格与艾美一边一个倚在椅子的靠手上，乔故意靠在椅子后面，这样读到信中触动感情的地方时别人也不会看到她感情的流露。在那种艰苦的年代里，信，尤其是父亲们寄回家的信，往往都让人满脸是泪。但这封信却几乎没有谈到受到的苦难危险与压抑的乡愁，讲述的都是些生动的军营生活、行军情况与军事动态，读来使人欢欣鼓舞、充满希望，只是在信的末尾才把那颗深沉的慈父爱心和对家里妻女们的热爱和挂念展露出来。

“给各位女儿献上我全部的问候和吻。告诉她们我天天惦记她们，每晚为她们祈祷，无时无刻都从她们的爱中得到莫大的安慰。要看到她们或许还要等上长长的一年，但请告诉她们我能够在等待中进行工作，不浪费这段艰难的日子。我清楚她们会永远记得我讲的话，做你的好孩子，忠实地尽她们的责任，勇敢地同她们的生活战斗，很好地自我控制。这样等我再次回家的时候，我的四个小妇人肯定变得更加美丽可爱，更让我因此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当他们看到这里，每个人都抽噎了。乔任由大滴大滴的泪珠

从鼻子两旁滚落下来而并不为此感到不好意思；艾美也顾不得一头鬈发是不是会被弄乱，把脸埋进妈妈的肩膀，抽抽搭搭地说：“我曾是个自私的孩子！然而我肯定努力改正，不会让爸爸为我而觉得失望。”

“我们每个人都会努力改正！”梅格流着泪说，“我太关心我的仪表，并且不喜欢工作，但是以后我一定会尽量改正。”

“我将努力做个‘小妇人’，就像爸爸总爱称呼我的那样，丢弃粗野的坏脾气，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再乱猜瞎想，”乔说，心里清楚在家不使性子比在南方对付两个敌人要艰难得多。

贝思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深蓝色的军袜把眼泪擦掉，拼命埋头织起袜子。她毫不耽误点滴时间，而是将手头的任务担当起来，并在宁静的小心灵里暗下决心，一定让爸爸在回家时的幸福时刻，看到自己已经如愿以偿。

马奇太太用她令人高兴的声音打破了乔讲话后的寂静：“你们还记得小时候演《天路历程》的情形吗？那时候你们还都非常小。你们最喜欢我把装零布的袋子绑到你们背上做包袱，再给你们帽、棍子与纸卷，让你们从屋里走到地下室，也就是你们所叫作的‘毁灭城’，又往上再走一直到达屋顶，在那儿你们能够获得许许多多的好东西，用那些可爱的玩意，你们便可以建造一座所谓的‘天国’。”

“那该是多么的有趣，特别是走过狮子身边，大战‘地狱魔王’，经过‘妖怪居住的鬼谷’的时候！”乔说。

“我喜欢包裹掉落下来滚到楼下这个情节，”梅格有点得意地说。

“我最喜欢那一部分，我们走出来，上到平坦的屋顶，屋顶上面满放着鲜花、棚架和漂亮的东西，大家站在那儿，欢乐地在阳光照耀下，大声歌唱，”贝思面带微笑地说，仿佛再次回到了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时刻。

“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只模糊记得我非常害怕那个地下室与黑暗的入口，还有就是非常愿意吃屋顶上的糕饼和牛奶。如果不是年纪太大，我倒挺想重演一遍。”年仅十二然而却显得非常成熟的艾美开始谈论放弃童真这些话语了。

“演这出戏永远不会分什么年龄大小，亲爱的孩子，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扮演，只不过用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的包袱在这里，道路就在眼前，渴望善美、追求幸福的愿望引导我们经历重重困难与错误，直到踏入安宁之地——真正的‘天国’。啊，往天国进发的朝圣者们，你们能否再来一次。不是演戏，而是真情实意地去做，看看爸爸回来的那一刻你们前进了多远。”

“可以吗，妈妈？我们的包袱在哪儿？”缺乏想像力的年轻女士艾美非常认真问道。

“刚才你们大家都把自己的包袱说了出来，只有贝思除外。恐怕她没有什么包袱哩，”母亲答道。

“有啊，我也有包袱。锅、碗、瓢、盆、扫帚揩布，并且嫉妒有美丽钢琴的女孩，不想见生人，这一切全都是我的包袱。”

贝思说出来的包袱这样有趣，每个人都想笑，但是没有人笑出来，因为这样会重重地伤害她的自尊心。

“做这些有哪些地方不对吗？”梅格若有所思地说，“这实际上就是追求完美与和善，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说法罢了，而这个故事或许对我们有益，因为虽然我们都有追求善美之心，但毕竟做起来十分艰苦，我们便又忘却，而再去做的时候也不会尽心尽力了。”

“我们今天晚上原本是处在‘绝望的深渊’，妈妈就仿佛书中的‘帮助’似的把我们拉了回来，我们应该像基督教徒一样有几本指示书。我们该怎样做，才能获得这卷书呢？”乔问，为自己的想像力给非常繁重的任务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而显得非常高兴。

“圣诞节早上看看你们的枕头下面，你们会发现有一卷指导手册在下面压着。”马奇太太说。

罕娜嬷嬷在拾掇饭桌时，他们开始探讨新的计划，然后取出四个装活计的工作篮，孩子们开始穿针引线，为马奇太太做被单。针线活是个很乏味的活儿，但是今天晚上没有人抱怨一声。她们采取乔的计划，把长长的缝口分为四部分，把它们叫作欧洲、亚洲、非洲与美洲。用那样的方法果然缝得快多了。她们边缝边讨论针线缝过的各个国家，更是感觉进展快速。

九点钟的时候大家停工了，像往常那样唱完了歌才去睡觉。家里有非常破旧的钢琴，除了贝思，谁也不能弹出点什么。她轻轻触动那些发了黄的琴键，大家悦耳的伴奏唱了起来。梅格的嗓音像笛子般动听，她与母亲担任这个小小的唱诗班的领唱。艾美歌声清脆，宛如蟋蟀那样啁啾，乔则随心所欲地由歌声在空中来回飘荡，总是在不合适的时候发出低音或颤声来，最深沉的曲调都让她给破坏了。打从咿呀学语的时候起，她们就一直这样口齿不清地唱：

小星星，亮晶晶。

现在这已成了家庭中的惯例，因为她们的母亲是一个具有音乐天赋的歌唱家。早晨醒来听到的第一个声音肯定是在屋子中踱来踱去时唱出的如百灵鸟般婉转的歌声，夜晚，她那婉转的歌声又作为家喻户晓的催眠曲。因为这支让人熟知的摇篮曲孩子们是永远都不会感到厌烦的。

第二章 圣诞快乐

圣诞节的早晨，天灰濛濛的，乔是孩子们中第一个醒来的。在壁炉边她没有看到像往年圣诞节那样挂着的袜子，瞬间感到非常失望。许多年前，她的小袜子中因为糖果塞得非常满而撒落一地，当时她也曾失望过。过一会儿她便想起了母亲向她们许下的诺言，便不自觉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真的摸出一本绯红色封面的书。她非常熟悉这本书，因为它记录的是老故事中怎样尽善尽美的生活。乔感觉这就是每一位踏上漫长征途的朝圣者所需要的非常好的一本指南。她的一声“圣诞节愉快”把梅格从睡梦中吵醒，让她看看枕头底下有什么。梅格抽出一本绿色封面、带着同样图画的书，妈妈还在上面写了字，让这件礼物看起来更加可贵。过了一会儿，贝思与艾美也被她们叫醒了，伸手摸出到各自的小书——一本鸽灰色，另一本是蓝色——四姐妹于是坐下讨论着自己手中所看的书，不知不觉东方已泛起红霞，新的一天又来临了。

玛格丽特尽管有点爱慕虚荣，然而她天性和蔼可亲且虔诚，这种性格深得姐妹们的敬重，尤其是乔，更是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姐姐，并且非常听她的话，因为她不管说什么向来都是轻声细语而又那样的诚挚。

“女孩子们，”梅格一本正经地说，看着身旁头发蓬乱的那位，又看着房间另一边头戴睡帽的两个小妹妹，“妈妈希望我们爱护这些书，并且希望我们读好这些书，我们应该马上开始。尽管我们曾经总是切实遵行，然而自从爸爸离开我们后，战争频繁，让我们不能安定，我们忽略了好多事情。你们怎样想我不会管，但是我要把书往这张桌上一放，每天清晨醒来就开始读一点，因为我知道，这样做会对我有好处，它将帮助我度过每一天中所发生的困难。”

说完她把新书打开，念了起来，乔用自己的胳膊搂着她，和她并排着肩一起阅读，平时那急躁的脸上露出少见的安静。

“梅格真是太好了！过来，艾美，我们两个也一块读吧。我帮你解释遇到的难词，如果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就让她们来给我们讲解。”贝思悄悄地说。美丽的小书与两位姐姐全神贯注的样子深深地感动了她。

“真是高兴，我的这本书书皮是蓝色的，”艾美说。接下来除了能听见轻轻的翻书声外，屋里一片静悄悄的。此刻，冬日的阳光偷偷潜入屋内，轻柔地照着她们闪闪发光的头发与严肃认真的脸庞，并向她们送去圣诞节的祝福与问候。

“妈妈到哪里去了？”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梅格与乔跑到楼下，要找妈妈谢谢她送那么好的礼物。

“上帝最清楚。一些可怜的人来要东西，你妈立即就去看他们还需要什么。她是全世界最具有菩萨心肠的女人，”罕娜回答道。老嬷嬷自从梅格来到这个世上就一直与她们一家在一起生活，虽然她只是个佣人，但是大家从来都是把她当朋友对待。

“我猜想她很快就会回来了，你先把饼煎好，把所需的一切都准备好，”梅格边说边把装在篮子里的礼物检查了一遍。最好的礼物被她藏在沙发下面，准备在恰当的时候拿出来。“噢，艾美的那一小瓶古龙香水怎么不见了？”她问道，因为那个小瓶子已经在篮子里找不到了。

“她自己刚刚把它拿走了，要系根红缎带或者别的什么小玩意儿，”乔回答道。她正在房间里蹦来蹦去，要让那双新买的军用鞋变得比以前软和。

“我的手帕好看极了，对吧？罕娜把它们洗得非常干净，而且还熨过了，上面的字全都是我亲手做的，”贝思说着，自豪地看着那些她费了好大力气绣成但又不太齐整的字体。

“祝福这个小孩吧！她把‘马奇太太’绣成了‘妈妈’，这真是太有趣了！”乔拿起一条手帕大声喊道。

“这样不可以吗？我原认为这样会更好一些，因为梅格的姓名缩写也是 M. M.，但是这些手帕我只想让妈妈一个人用。”贝思略微显露出了不安的神情。

“这样非常好，亲爱的孩子，而且办法也挺好——相当聪明哩，因为这样谁也不会弄错了。妈妈肯定会非常高兴的，”梅格说着，对乔皱了皱眉，然而又向贝思微微一笑。

“妈妈过来了，把篮子藏好，赶快！”乔马上叫起来。然后门砰地一响，接着大厅传来了妈妈进来的脚步声。

艾美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看见姐姐们都等着她，心里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你上哪里去了，背后藏着的是什么东西？”梅格严肃地问。看到艾美戴着头巾，身披斗篷，她不由得感到惊讶这小懒惰虫竟然能起得这么早而且出去了！

“请千万不要笑我，乔！我并不是故意瞒着不告诉你们的，我不过是把全部的钱都花掉把小瓶的古龙香水换成了大瓶的，我心里想一定要努力使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自私了。”

艾美边讲边让大家看她用原来的便宜货换回来的美观的大瓶古龙水。她一直在努力克服以前的自私自利，看来是那么诚恳且谦恭。梅格立即把她抱住，拥入自己的怀中，乔宣布她有一个“大好人”妹妹，贝思则跑到窗口采下一朵漂亮的玫瑰花来装点这个非常美丽且优雅的大瓶子。

“你们知道，今天早晨我们一块读书，又谈到要做品德高尚的好孩子，我为自己准备的礼物感到惭愧，因此起床后立即跑到附近，转过拐角，换回了这个大瓶。我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我的礼物不再是最便宜的，而是最漂亮、最大方的啦。”

附近街上的大门又响了一声，篮子又一次被藏到沙发底下，孩子们围坐在桌子旁边，等着妈妈回来一起吃早餐。

“圣诞节快乐，妈妈！非常感谢你送给我们那么好的书。我们已经读了一点，以后天天都会读，”女孩们一齐大声喊道。

“圣诞节快乐，小女孩们！非常高兴你们立即就开始读书，一定要坚持下去啊。然而坐下之前我想先说几句话。离这儿很近的地方，躺着一个穷苦的妇人与一个新生婴儿。她的六个孩子为了不至于被冻僵全都在一张床上挤着，由于他们没有可以取暖的火。那里没有食物，最大的孩子来告诉我他们挨饿受冻。女孩们，你们愿意把早饭作为圣诞礼物来送给他们吗？”

她们刚才等了几乎一个钟头，此刻饿得心里发慌，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就那么一小会儿，只听乔兴奋地脱口而出道：“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还没开始吃早饭呢！”

“我可以帮着把东西去送给那群可怜的孩子吃，可以吗？”贝思心中焦急地问道。

“奶油与松饼让我来拿。”艾美继续说，非常勇敢地放弃了自己平时最爱吃的好东西。

梅格已经动手把荞麦糊的盖子盖好，把所有的面包都堆放在一个非常大的盘子里。

“我早就料到你们会这样做的，”马奇太太满意地微笑着说道，“你们都来帮我的忙，回家后早饭就先将就着吃点牛奶加面包，到吃午饭的时候再给你们补回来。”

大家非常快地准备好，几个人就出发了。多亏时间还很早，她们又是从后街走过的，所以没有几个人看见她们，也没有谁讥笑这支奇异的队伍。

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贫困之家，四壁萧然、景象让人不堪入目，门窗破败，屋内连炉火都没有，床上破破烂烂的被头，身体虚弱的母亲抱着啼哭不止的婴儿，一群面带菜色、饥饿的孩子在一张破被上缩成一团，求得那一丝的暖意。

女孩们走进屋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蓝色的嘴唇上带着笑容。

“噢呀，上帝呀，慈悲的天使来这里救助我们了！”那个可怜的女人高兴得叫着，差点留下了眼泪。

“是戴着头巾和手套的趣怪天使，”乔说道，幽默的话语逗得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这情形真让人以为是善良的神灵在那里显圣呢。罕娜用带来的木柴把火生起来，又拿出一些旧帽子与自己的斗篷用来堵住早已破烂不堪的玻璃窗。马奇太太一边为那个可怜的妇人端茶递粥，一边安慰她，说一定会再来救助她的，让她放心，又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般小心翼翼地小宝宝穿好衣服。女孩们把餐桌摆好，让孩子们围着火，像喂许多饥饿的小鸟一样喂着他们，并跟他们笑啊、谈啊，努力使自己听懂他们有趣而又结结巴巴的英语。

“这真是太好了！”“这些天使善良人！”这班让人可怜的孩子边吃边把冻得发紫的小手伸到令人惬意的火上烤着，以使自己更暖和一些。女孩们从来没有被人称作小天

使，心里感觉十分惬意，特别是乔，她自从娘胎生下来就被认为是个“桑丘”，所以更为得意。尽管她们没有吃上一口早饭，但是心中却感到非常的高兴。当这四个饥肠辘辘的小女孩做完了好事而离开时，我想整个城中再也没有比她们更幸福、更快活的人了。在圣诞节的早晨她们把自己最好的早饭送给穷人，自己却情愿只吃面包与牛奶充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爱自己不如爱别人，但是我喜欢这样，”梅格笑着说。她们在母亲上楼为可怜的赫梅尔一家收集衣物的空隙，把礼物全部摆了出来。

这些小礼物一点也不豪华精美，然而都经过精心的包装，每一个小包中都满含着对母亲无限的爱。一只高大的花瓶摆在桌子中间，里面插满了红色的玫瑰与白色的菊花，衬着几缕藤蔓，为原来的气氛平添了一份优雅。

“她过来了！现在准备演奏，贝思！快开门，艾美！为妈妈高呼三声！”乔跳跃着大声喊叫，梅格则起身上前去把妈妈迎到荣誉席上坐下。

贝思弹起最欢乐的进行曲，艾美打开门，梅格犹如一个护花使者，非常庄严地履行她的任务。马奇太太既惊奇又感动，她满眼含泪地微笑着端详着孩子们送给她的礼物，读着礼物上的小字条。她立刻换上便鞋，又把一条洒足了艾米的香水的手帕塞进衣袋，接着她把那朵玫瑰花别在胸前，又赞美那副别致的手套“肯定非常适合”。

大家笑啊、吻啊、说着，这种朴素而又充满爱意的方式增添了家庭里的节日气氛，令人愉快，它所带来的温馨让人永远都不会忘记。接着，大家又投入地干起自己的活来。

早晨的慈善活动与仪式花了很长时间，剩下的时间便用来筹备晚上的庆祝了。因为年纪太小，不宜经常上戏院看戏，又因为经济不很富裕，支付不起家庭演出的大笔费用，女孩们于是自己动脑筋——需要是发明之母——她们制造出了自己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她们的创造物有些还非常灵巧——用纸板做成的吉它，用老式的船形黄油碟裹上锡纸做好的古灯，用破旧棉布做成的鲜艳华丽的长裙，上面闪闪发光地镶着一家腌菜厂丢弃的小锡片，还有镶有同样的钻石形马口铁碎片的盔甲，这些被派上用场的小锡片可以剪成菱形薄片缀饰甲冑。屋子里的家具常常被颠倒过来，大房间就是她们的舞台，女孩们在洋溢着天真的舞台上欢快地尽兴表演。

因为不准男士加入，乔便正中下怀地扮演男角。她对一双黄褐色的长筒皮靴十分满意。因为靴子是一个要好的朋友从相识的一位演员的太太那儿得来并送给她的。这双皮靴、一把旧钝头剑，还有某个艺术家曾用于绘画的开衩男式背心，这些都是乔的重要宝物，并且在任何场合都会出现。由于剧团小，两个重要演员不得不分别扮演几个角色。她们同时学习演三种或四种角色，飞快地轮番换上这样那样的戏装，同时还要管理舞台，其努力精神着实值得称赞。这种没有害处的娱乐活动可以非常好地锻炼她们的记忆力，并可以消磨好多时间，排遣无聊和寂寞，减少不会有多少好处的社交。

圣诞节的晚上，十二个女孩子聚在戏楼厅——一张床——的床边，坐在蓝色和黄色混合的磨光印花帘幕前面，怀着非常愉快的期待心情，迫不急待地等着看戏。幕后油灯